

马来亚艺术简史

玛戈 著

南洋出版有限公司

史簡術藝亞來馬

著戈瑪

——
種七十五第書叢報商洋南

司公限有版出洋南

月八年三六九一

序

韓文公說得好：『莫爲之前，雖美而不揚；莫爲之後，雖善而不彰。』假如藝術家站在台上，那麼批評家顯然要做後台的指導和提示，或者前台的欣賞和頌揚。這些工作的重要，並不亞於藝術家的本身。

在過去二十年間，瑪戈先生一直站在批評家的崗位，專做後台的指導和提示，或者前台的欣賞和頌揚的工作。每次展覽會，無論預展或者正式展覽期間，他總要忙裏偷閒地去參觀幾次。同時，他一定要把觀感所得，一一紀錄下來，在南洋報社屬下各報章雜誌發表。積二十年的辛勤，他已經穩坐馬來亞藝術批評家的頭把交椅。無論當地藝術家或者外來藝術家，如要舉行個人或者團體展覽會，總要登門請教，一經品題，聲價突增，而且可以說是定評。

我常覺得，像瑪戈先生這麼有素養的批評家，應該把他的工作往深一層發展，不要局限於經常舉行的展覽會的批評文字。一來使當地藝術家知道自己所處的是怎樣的地位，二來使外來藝術家對於馬來亞藝術有個完整的深刻的印象。換句話說，他應該動筆寫一部『馬來亞藝術史。』

正想念間，瑪戈先生的大著『馬來亞藝術簡史』已經殺青。全書洋洋十餘萬言，在縱的方面，他追溯到史前藝術的發現，原始住民的傳統生活及藝術。接着，他把馬來亞藝術的幾個大源流，尤其中國、印度、回教、西洋，作有系統的敘述。然後以如數家珍的姿態，介紹當地的藝術家，夾敍夾議，要言不煩，一看便知道他是個行家。

在橫的方面，他以繪畫為中心，然後涉及音樂、舞蹈、戲劇、建築、彫刻，把藝術有關各部門作一網打盡的搜羅、分析、批評、介紹。最後，他還談到藝術團體和美術學校，一樁樁，一件件，細說分明。假如不是平時注意搜集材料，假如不是一生以提倡藝術為職志，恐怕他不會那麼耐心，看完一個展覽會，又看一個展覽會，而且在發表個人的意見後，還廣事參考其他專家的專門著作，寫成這麼一部很有分量的著述了。

我是相信『七分鑼鼓三分唱』的人。說得再客氣一點，藝術家的天才和努力僅算一半工夫，批評家的指導和提示，欣賞和頌揚又算一半工夫。現在瑪戈先生費了二十年的長期間，從事批評家的工作後，特地再寫一部有條不紊的『馬來亞藝術簡史』，所以他對於馬來亞藝術的貢獻，當然不是任何人所能望其項背。

我平時愛讀瑪戈先生的作品。因此，他向我徵求序文的時候，我願意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思想寫出來，以就教於高明的藝術家。

— 3 —

連士升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誌於雲海樓

序二

瑪戈先生對於馬來亞藝術研究的收穫，十數年來已經遠遠超出「業餘興趣」的範疇，以此造詣愈來愈深，在學術界建立了專業的地位。打從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南洋之美」小冊子算起，以迄今日，瑪戈先生對馬來亞藝術的鑽研，事實上已給此時此地的馬來亞研究打開了另一條通路，尤其在近幾年間，他在研究、勘查與寫作諸方面的勤力，殊為我們這些囿於小圈子而在故紙堆中想發掘些什麼的人所望塵莫及。

一九五九年「南洋之美」的增訂本，更加強了作者對有關馬來亞藝術一般題材的精湛的透視，已不是初版本小冊子那個模樣，而作為主題的「南洋之美」一篇，他對馬來亞特有的「形象美」、「色彩美」、「音樂美」、「人體美」和「藝術美」的見解之深遠，斷然超過前一輩西方學人所會想像到的限度。

一九六一年是瑪戈先生業餘研究大躍進的一年，先後出版了「藝術叢談」和「馬來亞原始民族叢談」兩書，都是極有份量的。前一書中有關「地方色彩和風格」和「馬來亞的色彩和風格」諸篇，作者對馬來亞藝術探索的路線，已漸漸由橫的走到縱的。質言之，他已敲進

歷史的大門，因此隨着出版的「馬來亞原始民族叢談」，便再上層樓，把握住馬來半島文化的本源，並從多方面來整理或檢討那些構成馬來亞文化或藝術的因素。讀其書者必然要感到半島原始民族的生活究竟仍富有它本身的藝術情趣，作為本土文化的基層力量，確然是應加深切認識和理解的主題之一。

敲進歷史的大門以後，瑪戈先生的鑽研工作，再進了一步，而且可說是個大跨步，他以無比的毅力，運用每一種可靠的資料和他個人可以騰出來的休憩時間，對馬來亞藝術作更深的探討，經過兩年間不斷的努力，寫成了「馬來亞藝術簡史」這本新著。我曾讀過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每一章節，直覺地以為他由於曾對馬來亞原始民族生活藝術的整個部門——此即我們所習稱的「文化」——曾下一番研究功夫，認為半島文化的創造者是土著民和移入的馬來民族，後來則受了非馬來族外來移民的影響，主要是印度和中國兩種東方本位的文化，繼後才是西方文化，於是馬來亞的文化，尤其表現在藝術上的，總不脫跟這幾個文化主流的相激相盪，透過長期的交流作用，就形成了今日挺立得住的馬來亞藝術，有其不可泯滅的光輝，也有其尙待發揚光大的一面。

歷史是一面鏡子，繼往開來則是歷史性的任務。瑪戈先生已竭盡他之所能，為我們把馬來亞藝術的歷史的進展，簡要地表現在這本新書裏，確實是有關馬來亞研究部門的鉅著；而

其最足以啓示讀者乃至後人者，便是：從馬來亞藝術的史的進展看來，馬來亞絕對不是「文化沙漠」。

曾 鐵 忱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邦慶日

自序

這幾年來，當和藝術界朋友晤談的時候，他們總鼓勵我寫篇馬來亞藝術史之類的東西。我雖然在報章上常有關於藝術的文字發表，事實上，學識淺陋，未足以編述這麼牽涉廣泛的大題目，加以資料不易手得，或手得而不够完整，所以每次都表示躊躇：實在有負於友好的厚望。

一九六一年，黃克兄主編南方晚報星期刊的藝術版，要我作長期性的供稿，在不容易找得適當題材的情況之下，我才鼓起勇氣，厚着臉皮，作冒險性的嘗試。現在雖然勉強告一段落，又都已經發表，且將印成專集，自己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資料不夠廣泛，加以見聞有限，相信有許多值得提述的畫家，是被遺漏了。而行文粗疏生硬，東拉西扯，尤其顯出潦草隨便的毛病。這是應該向讀者表示歉意的。

這裡所展示的，僅僅是一個粗疏簡漫的輪廓，這輪廓是否畫得正確，既成問題，而資料的搜集，也有所偏頗。如果讀者能够給以補充的提示與及謬誤的指摘，俾再版時得以補正，筆者將感到無限的欣幸。

本書蒙連士升先生，曾鐵忱先生爲序，陳文希先生設計封面，林木化，符致珊兩先生繪插圖，新加坡國家博物院給以拍攝圖片的方便以及星馬友好協助搜集資料，謹此致衷心的謝忱。

瑪戈

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

馬來亞藝術簡史（目次）

序一	連士升先生
序二	曾鐵忱先生
自序	瑪戈
一 緒言	一
二 史前藝術的發現	一〇
三 原始民族的傳統生活及藝術	一九
四 早期印度和中國的貢獻	二九
五 回教傳入與馬來工藝	三六
六 西洋文化的侵入	四六
七 英國統治期間的發展	五五

八 音樂舞蹈和戲劇.....	六三
九 建築和雕刻.....	七二
十 繪畫的遺產和啟蒙.....	八四
十一 當地色彩的醒覺.....	九八
十二 蓬勃的青年畫人（A）.....	一一三
十三 蓬勃的青年畫人（B）.....	一二四
十四 蓬勃的青年畫人（C）.....	一三八
十五 戰後原住民雕刻家的出現.....	一四九
十六 藝術團體及發展.....	一五七
十七 美術學校及公私畫廊.....	一七〇
十八 從沙漠到綠洲.....	一七九

一 緒 言

馬來亞常被稱爲文化的沙漠區，事實上是不是這麼的糟？當然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一個英國人心目中的所謂文化，也許是輝煌的文學巨著，更像莎士比亞那麼卓越的戲劇，還有國家畫廊的歷代名畫；這些在馬來亞當然還看不到。一個中國人心目中的所謂文化，也許是過去的文物制度，豐富的文學格調作品，以及文雅高尚的繪畫；這些也不可能同樣求之於年青的馬來亞。一個印度人的所謂文化，也許就是歷朝的佛塔石窟和興都神廟，以及貯藏其中的繪畫、雕刻和建築的精華，還有輝煌的史詩、音樂和舞蹈；也仍是不能在馬來亞談到。以這麼的先入之見而來品評馬來亞，就只好稱爲文化沙漠罷。

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我們國家在過去，被歷史鑄成一個寄居謀利的殖民地。到這裏來的，不是爲求溫飽，就是謀發大財，搵取利潤，絕不在文化事業上尋求積極的發展。雖然說是多元文化，而每一種文化，也祇達到通俗淺薄的程度，且還得不到當地土壤的滋潤，更談不到生根茁長。以這麼的情況，說是文化沙漠，當然也並非無因。當我們談到藝術的時候，更是感到貧乏，古代中國陶瓷器的殘留於此的，只能證明過去通商的迹象；在吉打及東北海岸的狼牙修印度化王國遺跡是久已湮沒，它們和新加坡的滿者伯夷王國雖被發現一些些的遺

物品件，也僅於史學上發生作用，但因後來改宗回教之故而早經斷絕了不少藝術的關係，欲作一連串有系統的敘述，事實上是未有可能。及至西方勢力侵入後才可能有顯著的紀錄，但因各民族的大量移入，而形成多元錯綜的現象，且只够談到實用藝術的範疇。儘管民間藝術的色彩是那麼地多樣姿采，如果尋求與實用藝術相對的美術遺產，就不免感到失望。

幸運的是，戰爭的前後很有自由發展藝術的風氣，且各方面的藝人也漸漸增加，獨立、自治後的民選政府更加着意鼓勵，才達致了馬來亞當地色彩發展的開始。我們既面對着眼前這一重要的課題，而企求對於過去的瞭解，也當是切需的一回事。不過，以筆者有限度的知識和能力，欲作這麼大題目的敘述，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姑且試爲稿草，更希海内外的學者，多多提出修正，冒昧的拋磚，當然不值一笑，但也無暇顧及了。

× × ×

馬來亞最原始的工藝——如果配得稱爲工藝品的話——就是石器時代人類的工具。其遺留的品件，經過考古家的發現、研究，分爲三個時期，即古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工具。古石器時代的人類，可以說是太古時代的人類，他們的工具，是利用天然的石塊，擊削去其一邊或一部份，雖然僅能看出絕少的人工痕跡，却是人類文明的曙光表徵，雖和我們是不同人種世系，但今日的人類，能够有高度審美的表現和豐富的藝術作品，也是基於

這輕微表徵的發展而來的。這樣經過無限歲月之後，才到了中石器時代。

中石器時代石工具的發現，不但較古石器更多，且由史家證明其為「和平希安」的文化，人工琢削的痕跡是達到顯明的跡象，它證明人類藝術工技的進展狀況。馬來亞的新石器時代不論在石工具抑或陶器，都具有加工精製的形式和特出的樣式設計。陳列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院的發現品，倒很足為這國家的藝術史增加光輝。這些高度審美器具的製作者，約於紀元前二，五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之間，從北方的大陸遷移而入馬來亞，後來怎樣沒落，歷史家仍不十分明白，不過與現存原住民的文化，似乎沒有姻姪的跡象。

今日看來，這三個石器時代的人類，彷彿是不同批的古代過客，他們在這裡棲息過相當長久的年代，後來就不知那裏去了。遺留下來的，仍是充滿原始森林的一個馬來亞，等待後至民族的移植。

現在散佈在馬來亞的山林和幽谷裡的幾個原始民族，據過去的原住民顧問官威廉·韓特少校在一九五二年的統計，其人口約達一〇〇，〇〇〇人。他們分散為許多部落，有的住在部落裡，這些部落極小，最多約二百餘人，往往為周圍的森林所隱蔽，外人不容易發現。另外的一些是絕對的遊獵者，流浪於山林之中，從事尋找食物和避躲所，過着極其不安定的生活。

他們分爲三個種族，即小黑人，又稱尼克里多族，沙蓋族，又稱西奴尹族和原始馬來人的惹昆族。這三種原住民，對外來的旅客，是只有友誼而全無敵意。由於他們生活在狩獵社會中的關係，所有的能力是用於獵取食物，沒有繪畫、彫刻等足稱爲美術作品的產生，但其日用的工藝品，甚足稱爲「竹器文化」，原始而又奏效。他們不但用這特別植物以製造武器和工具，即居屋和舟筏以及煮食的壺和裝飾品，也都用竹，這彷彿是造物者給他們的好安排。此外，他們還有席織工藝品和樹皮布的製造，大體說來，他們的工藝品雖然沒有婆羅洲代雅克人的精緻，但也未可輕視，說不定經過深入的研究和新的發現之後，也可能成馬來亞藝術根源之一哩。

馬來亞現存文化的創造者，無疑地，就是原土著和移入的馬來人。就工藝品而言，他們的特有樣式，正是這國家最多恩惠的給與者。現在外國人所聞名的馬來亞工藝風格，正是他們的基本創造。馬來人的銀工藝品，織布和紗籠繪，以及青銅製品和短劍，都保存着馬來亞工藝業的特別風格和優點。早先年代的石刻工，也仍有存留着的，如森美蘭州波得申附近班蘭甘羅斯地方的「活石」，吉隆坡國家博物館中，負有幾世紀年代的「丁加奴大石」，正是早年銘刻工藝的傑出品証。另一著名的「大石」，原豎立在新加坡河口之處，直至一世紀前才被掘起，相信是滿者伯夷軍隊侵陷淡馬石（新加坡）時的遺留物，它被刻有滿者伯夷的文

字，雖則意義無從譯出。

馬來人於十五世紀改宗回教，基於宗教上的見解，從此便停止人物及動物的描繪，由文雅的阿刺伯藝術代替着藝術的風尚，因此，當西洋勢力未侵入馬來亞之前，馬來人的藝術，也還沒有獨立的繪畫和彫刻作品的產生，所有的，唯有工藝製品而已。這比起許多鄰邦的佛寶洞廟古蹟，無論如何，其固有的遺產是貧乏得很。因此，欲尋找與實用藝術相抗衡的一世紀以前的美術作品，倒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我們不能忘却，他們於工藝品的特有風格，以及詩歌音樂的風尚，確是藝術的民族意慾的表現。

據歷史的記載，印度商人和傳教的僧侶，已於一千多年前到了馬來亞，但在這裏定居的，似乎只有少數。他們就在西海岸吉打州的某些地點和東北海岸一帶構成幾處印度化王國的殖民地區，考古家從遺址中發現到佛廟遺址和一塊刻着佛經的石碑，認為可能是第四世紀的遺物。一尊印度鞠他風的佛像，被認為第五世紀的品件。金質銀質的圓盤，刻有南印度書體的梵文，則屬於第八世紀至第九世紀的東西。還有一個青銅的珠寶箱，包括一宗金質的小品件以及一些寶石，年代至第九世紀及第十世紀。此外在吡叻的錫礦場中，會發現一些佛教徒的青銅品物。這一連串品物，足以證明這些印度殖民地的存在年代，雖然那些品物並不多，而其為這國家早年的藝術源流之一，也未可否認。